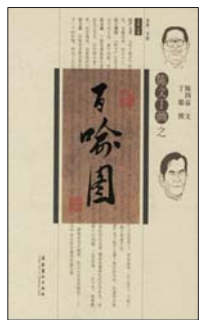


## 【书人书事】

合作『话配图』20年  
我与丁聪、黄永厚

□陈四益

“陈文丁画”，是后来人们给我同丁聪先生合作的所有作品的一个总称。它包括了《绘图双百喻》《诗话画》《杂咏》《古呆轶事》《准花鸟虫鱼》《京都新竹枝》《脸谱闲钩》《长话短说》等长短系列，二十年间，总计大约七八十万字，七八百幅图。一位前辈画家同一个小辈合作这么长的时间，为我那些杂七杂八的文字画了那么多图，恐怕是前无古人。所以萧乾老人有一次认真地问我：你同丁聪合作那么久，吵过嘴吗？我说：没有。他似乎有点不相信：“一次也没有？”我认真地回答：“一次也没有。”萧先生轻轻地摇摇头，说：“真是不容易。”后来，萧乾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：如果有人问他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，中国文学有什么特殊的贡献，他一定会把丁、陈合作的这些作品列入其中。

其实，在我，同丁先生不曾吵架，是很自然的。丁先生是前辈。一位前辈画家，一诺千金，二十年从未中断。甚至每当他要到外地时，总先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，有急稿赶紧送来，我要出去几天。到回京，又打电话来说，已经回来了，有稿子可以送来了。走前“告假”，回来“报到”，“纪律性”极强。有时我因编务繁杂，该交稿时还没送去，他又打电话提醒：“稿子要送来了。”若是我稿子送得晚，离发稿只剩两三天，只能向丁先生抱歉，而丁先生总是慢腾腾一句话：“勿要紧，总归画得出来格。”有这一句话，我就定心了。同这样的前辈合作，其乐何如！哪里还会吵架呢。当然，心灵相通也是合作愉快的基础。无论“百喻”还是“诗话画”，我所批判的、嘲笑的人和事，丁先生都是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所以文和图，总是相得益彰。有一年，开“两会”，《瞭望》准备刊发一篇报道，批评那些“瞒和骗”的风气，不说实话，不报实情。为了突出这个报道，请丁先生为报道作一漫画，题目就是“村骗乡，乡骗县，一级一级往上骗……”丁先生很快就画好，我们觉得很好，不但作了配图，还做了封面。起初，也有朋友担心是否过于尖锐，何况在

“两会”期间，《瞭望》又是上会的刊物。但是我们觉得说实话、报实情、办实事，对于国家太重要了。大着胆子上了封面。果然，效果大好，代表、委员都很赞赏。

黄永厚是黄永玉先生的二弟，相差四岁，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。他们老黄家的人都很有个性。认识黄先生出于偶然，是一位朋友邀我一同去探访的。他从安徽到北京，住在紫竹桥的中国画研究院。看他的画，很有个性。同他交谈，人如其画，个性彰显。他说到高兴处，就会畅怀大笑。说到他的画，他会突然来了兴致：“怎么样，来一张！”话音未落，已起身铺纸，提笔，画将起来。

同他的合作，从《聊斋索图》始。是他先画了几幅从《聊斋》中找出的画题，叫《聊斋索图》。我从他的画中又生发出一些意思，或同、或异，有时还唱唱对台戏。后来，他又画了竹林七贤图，每图都有一段题跋。我觉得他的竹林七贤图，自出手眼，很有启发，但是图上的题跋毕竟字数有限，不易为人理解，便自作主张，为每幅图作了一篇文章，每篇二三千字，寄给黄先生看了，他非常高兴，于是，就在《瞭望》上刊载。因为画了竹林七贤，我就想接着再谈《世说新语》，黄先生一口允诺为每篇作图，我当然喜出望外。后来结集为《魏晋风度》。又后来，湖南《书屋》约稿，我问黄先生是否有意一起来谈谈《儒林外史》，于是又有了后来在《书屋》连续刊登的《错读儒林》。

到了2006年，丁聪先生患病，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不能不中断。起先，因为读者有一两期看不到这个专栏，便来函询问《读书》：是不是陈、丁二位遇到了麻烦？编者怕引起误解，问我是否可以请另一位画家继续。我一直希望丁先生能够康复，不想在尚有希望的时候，更换合作者。后来，当我把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套“陈文丁画”送给丁先生看时，丁先生说：“这个画家画得蛮好。”丁太太逗他说：“那你就向他学习吧。”丁先生摇摇头说：“不行了，年纪大了。”见他对自己的画也认不出了，我很伤感，知

道恢复无望。于是，便征求黄先生的意见，是否愿意把这个专栏接下来。黄先生同我的合作也已二十年，相互了解，便笑道：你当初跟一个七十岁的老头跑了第一棒，现在又找个八十岁的老头跑第二棒，这算什么事儿啊。说归说，黄先生依旧爽快地答应了。“诗话画”的专栏，在停了两期后又继续了。只是“丁画”改成了“黄画”，文的风格未变，图的风格则由丁聪先生的工笔写真，换为黄永厚先生的彩墨写意了。同黄先生合作的文图，后来结集为《忽然想到》。这样，我和黄先生合作的图文，已出版的计有《聊斋索图》《错读儒林》《魏晋风度》《忽然想到》等四种。

中国的书籍，自来有左图右史的传统。但大多是插图，我同丁、黄二位画家的合作，则是文图相生、互为补充的统一整体。这样的组合，必须作作者与作图者心意相通、配合默契。我能在数十年写作过程中，有幸同两位前辈长期合作，这样的机缘，恐怕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了。

要得，一是要能“遇”，这大概还不难，因为这样的“遇”是可求的。二是“遇”而能够“意”通，这就比较难了，因为对问题的看法，尤其是对社会问题、文化问题，乃至思想学术问题的看法，很难强求“意”通，若是难“通”，合作便有“隔”，不易契合。不能契合，便有“间”。有“隔”有“间”，虽能偶尔合作，终难长久。还有第三，就是要有“备”。要同前辈契合，就要靠你自己的实力。合作，总要旗鼓大致相当才成。第四，要有合作的风度与态度。譬如包容，譬如接近，譬如吸收，譬如融汇，譬如谦逊，譬如铭感。尤其是晚辈与前辈合作，更要多一些谦卑，少一些傲气，而前辈对晚辈，就会多一些尊重，多一些理解，多一些原谅。

非常幸运的是，我遇到的两位长期合作的前辈，都具有这些美好的品性。那么我自己如何呢？我想，即或有毛病，至少也还在二位前辈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吧。

（摘自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《信任：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》

[美]弗朗西斯·福山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，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。对于想了解经济而又能体会经济乃大社会文化之一环的人来说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向。

《舞男》

严歌苓 著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滩舞场里的一个舞先生杨东，在陪舞的生涯中偶然邂逅了中年精英女白领蓓蓓，地位悬殊、文化背景悬殊、年龄悬殊的两个男女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演绎了一场曲折生姿、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戏。

《奇迹》

[日]是枝裕和 中村航 著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爸爸妈妈离婚后分居两地，哥哥与妈妈生活，弟弟和爸爸住在一起。哥哥听说两辆列车的交会就像流星，对着这个瞬间许愿就会发生奇迹！于是，他怀抱着一家四口重新团聚的愿望，和弟弟一起克服各种困难，踏上了见证奇迹的冒险之旅。

《雪人》

[挪威]尤·奈斯博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警探哈利在调查一位年轻妈妈失踪案件时，发现受害人院子里有一个神秘的雪人，它脖子上还围着这家孩子送给妈妈做圣诞礼物的粉红色围巾。由此，哈利挖出了一系列有着相同情况的陈年旧案，一个总爱在落下第一场雪时作案的连环杀人犯浮出了水面。

《妈妈走的那一年》

[美]威廉·麦克斯韦尔 著  
南海出版公司

在八岁小男孩邦尼心中，母亲伊丽莎白就是他的宇宙中心；而他虽有残疾但性格倔强的哥哥罗伯特觉得，自己应该承担起保护母亲的责任。流行病肆虐，孩子们的父亲詹姆斯突然发现妻子才是整个家庭的基石，没有她的日子完全无法想象……

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

祝勇 著  
中信出版社

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，祝勇带读者走进普通游客根本无法进入的未开放区域：武英殿、昭仁殿、寿安宫、文渊阁、倦勤斋等，讲述这些隐秘角落背后不为人知的事。

《血缘的历史：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》

吕澎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这本书不仅是记述一个艺术家的私密故事，更是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书写。张晓刚曾经穷困潦倒，如今功成名就，了解了他的“前卫”和独立姿态，才能明白他的作品何以能卖得那么贵。

## 【读书会】

自己跟自己较劲  
写作是黑暗中

上个周末，作家王方晨创作研讨会召开，对一个30年来创作了600多万字的作家而言，这自然是一件大事。会上，除了探讨王方晨的作品本身，“文学鲁军”成为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热词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提到了一个作家创作的体量问题。在他看来，文学鲁军的创作数量并不多，像王方晨这样有600多万字作品问世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。“山东这边除了张炜之外，在量的方面确实是没有太大的，有的是属于中等的量，大部分量比较少。”施战军说，张炜创作数量大属于正常范围，毕竟多数文豪级别的作家在晚年走进书房，图书馆的时候，都会发现一大排书甚至一架书都是他自己写的。施战军由此思考，文学鲁军不太重视数量是否和山东人的性格有关。“做学问的时候，老师不断告诉你十年磨一剑，坐冷板凳。”施战军说，有的作家产量很小，是因为他确实写不出来了，对创作有一种自我恐惧，但多数作家是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，提升写作水平的。

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王干很多年前曾对作家做过一次分类：流星型作家和恒星型作家。这些年，他见多了闪光一下子，但很快坠入无边黑暗的作家，前些年曾红极一时的卫慧等，便在前一类。不过，要想成为后一类作家，更是艰难。“文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，别看王方晨写了600万字，我知道这个过程是很无聊、很寂寞的。”王干说，一个好的作家，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当中自己跟自己较劲。这让笔者想起了刚刚去世的著名作家陈忠实，这位陕西籍作家40多岁的时候立志要写一本死后垫棺作枕的书，之后他将妻儿长辈安置在城里，独自来到乡下的祖屋，拿着一个大笔记本放在膝盖上，开始动笔写《白鹿原》。其间的辛酸苦楚，自不待言。《白鹿原》责编何启治回忆过陈忠实创作的一些细节：陈忠实在位于西安灞桥的老屋里，潜心写作，饮食极其简单，吃的是妻子每周一次送来的馍，想要休息的时候就走到屋外，用收音机听听秦腔，喝点西凤酒，4年之后，他写成《白鹿原》，把书稿给编辑的时候涌在嘴边未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连命都交给你们了！”

## 【动态】

## 毛泽东为孩子选的古诗首次面世

《毛主席为青少年选的阅读诗词》一书近日由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，它包含了毛泽东主席为青少年挑选的中国古代诗歌、民歌、童谣等292首，时间跨度从先秦直到晚唐。这一诗歌选目系首次公开，由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的长女叶燕提供。

据叶燕回忆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她和小伙伴们进入小学读书，毛主席希望孩子们继续学习和背诵古诗词，并给了他们一些“老式铅字打字机打出来的古诗稿”——竖排、蓝色的字，是将两张薄纸夹着一张复写纸，用打字机打出来的，对折后可以装订成“小书”。“我记得当时给李敏、李讷姐俩各一份，我和妹妹各一份，其余还有几份，是否还送给什么人，它们是否被保留了下来，我就不清楚了。”这本古诗稿经历过“文革”的风雨，返还抄家物品时被归还了主人，终于得以保存下来。

## 阿城作品首次结集出版

2016年初，阿城作品首次结集为《阿城文集》出版，全集共七册，既包括阿城的“三王”代表作，也有阿城散落在各处的散文杂文，范围涉及写作、电影、音乐、绘画、收藏、摄影、文坛掌故等诸多方面，是目前收录阿城作品最全的版本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阿城的《棋王》、《孩子王》横空出世，不仅大陆，包括港澳台等世界上所有能够阅读华文的华人地区，都感受到了一种“惊涛拍岸”的力量。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说，阿城当时达到的高度至今还高悬在那里。

【编辑推荐】